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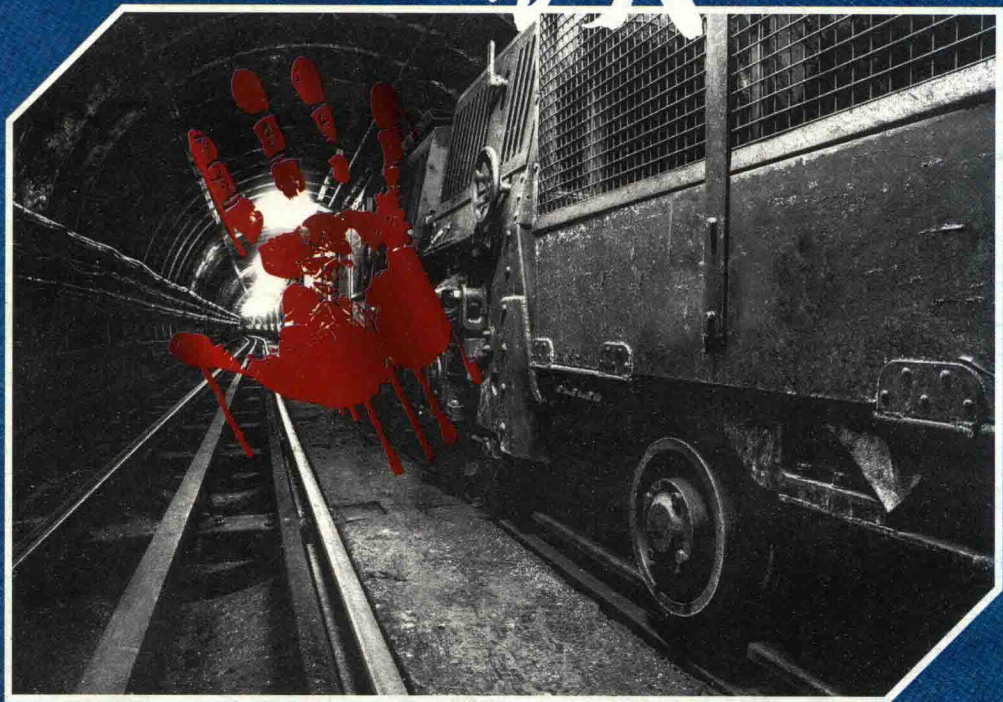
迷失

消失的车厢、神秘的博士、变异的怪物、不同空间同样的人、巨大的地下文明……每一样都挑战着你想象的极限。

地下铁

悬疑探险小说

寒知了◇著



一场诡异的车祸之后，他们陷入了一段无法逃脱的噩梦之旅……错综复杂的地下迷宫中，生还者能有几何？

当迷失在一个陌生空间，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贪婪、暴戾、自私与正直、善良、坚守，究竟该坚持哪一个？

历尽艰险重回原时空，是为了爱，
还是为了世界不再毁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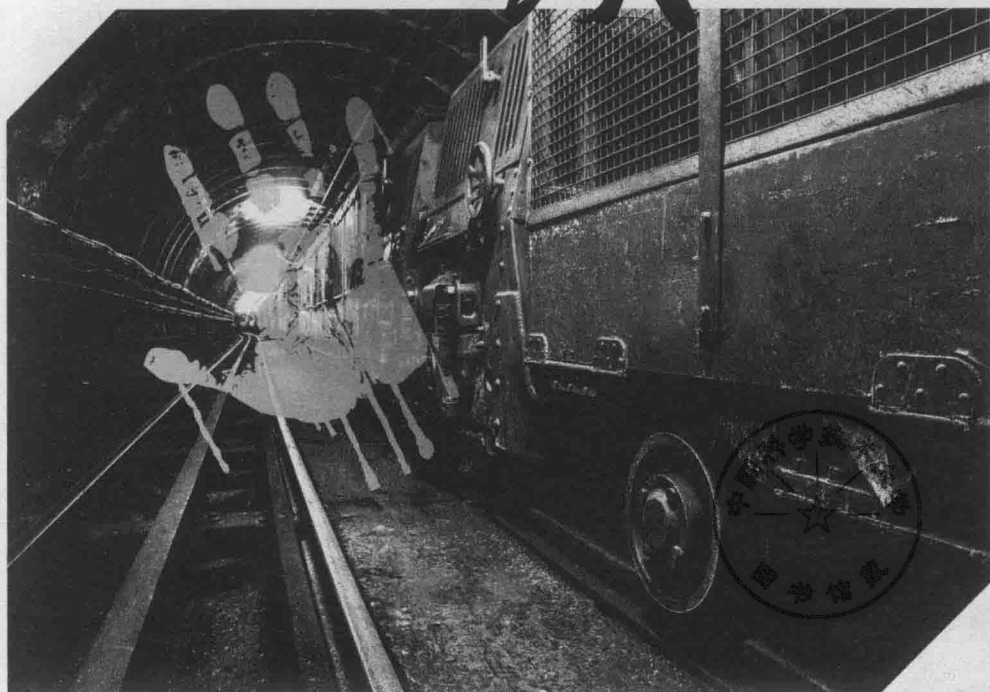
北方文艺出版社

迷失

地下铁

悬疑探险小说

寒知了◇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失地下铁 / 寒知了著. -- 2 版.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317-3794-0

I. ①迷… II. ①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9375 号

迷失地下铁
Mishi Dixiatie

作 者 / 寒知了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王 爽

装帧设计 / 木鱼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55 千

印 张 / 19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794-0

定 价 / 47.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车祸	1
第二章	臂骨	18
第三章	中心站	35
第四章	消失的乘客	49
第五章	未知生物	68
第六章	突变	84
第七章	牢笼	101
第八章	逃生	118
第九章	地下城	132
第十章	博士	149
第十一章	末日	166
第十二章	回忆	183

第十三章	歧点.....	198
第十四章	底牌.....	216
第十五章	真相.....	232
第十六章	归去.....	252
第十七章	恶人.....	275
第十八章	环.....	290

第一章 车祸

意识逐渐恢复，眼前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耳际能听到微弱的风声，痛苦的呻吟由远及近，缥缈得如同游荡的幽灵，偶尔一声凄厉的呼喊惊悚至极。

高远侧躺着，脸颊贴着冰冷的车厢，浑身的骨头好像曾被铁锤凶残地砸过一般，五脏六腑似乎也挪移了位置。左侧额头火辣辣地疼，牙齿断了一颗，满嘴都是腥涩的鲜血味。

他吐出口中的血，想坐起来，但刚一抬头，猛烈的眩晕就立刻席卷而至，脑袋里“轰”地响了一下，耳边都是刺耳的嗡鸣，仿若被一根又粗又硬的棍子狠狠地抡在脑门上。他闷哼一声，再次躺倒。

眼前模糊的影子开始慢慢清晰，如同暗房中浸在显影液中的相片。他凝了凝神，看到一团光正向他飘来，等那光近了，他才发现原来是手机的屏幕。

“能听到我说话吗？”是一个女子的声音，柔软、清脆，尾音余韵带着南方人特有的味道。她的面容隐在黑暗中，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嗯。”高远回答，声音低得像是一只蚊子在哼哼。

“别担心，你可能有些轻微的脑震荡，四肢有感觉吗？你动一下胳膊和手指。”

高远按照她的指示动了动手指。

“很好。”她说道，手机屏幕蓦地暗了，黑暗一下子从四周侵袭过来，“你先躺一会儿，别急着站起来。我们遇到了车祸，救援的人很快就会赶来。”说罢，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来，高远看到了那女人的脸，年纪似乎不大，细眉大眼，面容清丽，肤色白皙，额头处有一大块擦伤，殷红的血迹顺着伤口流下，触目惊心。

头晕目眩的感觉一直持续着，眼前都是浓墨一般的黑暗。高远闭上眼睛，车祸前的情景立刻翻涌上来……

高远坐在地铁2号线的最后一节车厢里。他清楚记得今天是2012年5月24日，因为他有一件极重要的事要去公司处理，因为赶时间，上车时他还特意看了一眼手机，显示的是16:07。这个时间通常而言地铁上的乘客不会很多，但因为上一站是换乘站，所以原本空荡荡的车厢里一下子坐满了人。

高远看到有些人是拿着伞上来的，还有一些人衣服上有被淋湿的水迹。这才知道外面正在下雨。

还有8站，每站大约间隔4分钟，高远在心里计算着，希望半个小时后雨能小点儿。他没带伞，出了地铁站还要步行10分钟才能到公司。雨下得大的话，他将不可避免地被淋湿。晚班要求下午5点前到岗，想要等雨停，必然会迟到，而迟到的后果就是被那个又蠢又笨的保安队长责骂。他似乎已经看到那张油光可鉴、满脸肥肉的脸正对着他喋喋不休地喷着口水。有好几次他都想照那张肥脸狠狠地砸上一拳，可是他不能，因为他的实习鉴定意见书需要对方签字。

为了摆脱脑海中蠢猪队长的形象，高远把目光投向了对面椅子上坐着的女人。

那女人穿着时尚，颇有姿色，长发微微卷曲，斜搭在左肩上，脸型椭圆，眉眼细长，面容妩媚，妆容精致得让人挑不出一丝瑕疵，不过气质上稍显妖冶，加上那薄如柳叶的双唇，显然是个不容易相处的角色。

高远知道这女人是个小三儿，当然不是从面相上看出来的。两人一个车站上的车，高远就走在女人后面。从进入地铁站到上车，她一直都在打电话。

“还有什么好谈？要么和你老婆离婚，要么给钱。”

“什么？不离婚？姓郭的你给我听清楚，老娘跟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20万一分也不能少，要是少给老娘一分，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

.....

一直到进了车厢，这两句彪悍的话还在高远的脑海中回荡不休。

或许是高远一直盯着她看，那女人若有所觉，抬起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接着朱唇轻启，迸出两个字：“变态！”

高远有些心虚，慌忙转移视线。毕竟自己一直盯着人家看确实没有礼貌。虽然知道对方骂的是自己也只能当没听见。

不过他这一转头，却发现自己也成了别人注视的目标。那是个穿着灰色衣服的疤脸男人，正站在最后一个门的旁边，右脸上有一道横贯上下的恐怖伤疤，起自眼角止于下颌，形状扭曲，像一条肉红色的旱地蚂蝗吸附在脸上。他年龄应该有三十多岁，面黄肌瘦，发如乱草，胡子拉碴，憔悴得好像半年都没睡过觉，不过一双眼睛倒是奕奕有神。

两人之间隔了大约不到十米的距离。高远看着那男人，突然觉得那人的脸有些面熟，似乎曾经在哪里见过。当他看着那男人的时候，那男人也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眼神中似乎别有意味。高远有些莫名其妙，刚想要移开视线，却突然看到那男人的嘴正一开一合，好像在无声地向他说着什么，然后右手隐晦地指向身旁站着的另一个女人。

那女人三十岁左右，长发披肩，上身穿着一件粉色翻领修身半袖，腰间搭配一条白色的金属扣小皮带，下身是白色齐膝一步裙。面容清丽无双，气质脱俗，装扮典雅。此刻她却呆呆地望向车厢的前侧，双眸含泪，神色凄惶。高远顺着目光看过去，发现那女人的视线

落点正好是一对卿卿我我的男女。男的穿一身高档西服，长相十分俊朗，女的也秀丽非常。

高远被搞得一头雾水，他盯着疤脸男人的口型，想要猜出对方的意思。那似乎是两个字，应该和身旁的女人有关。

正在这时，车厢的中段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抓小偷”。接着一个瘦弱的身影开始在人群中夺命奔逃起来。好几个乘客都被他撞得前仰后翻，惊叫和咒骂伴随着那身影一路横冲直撞过去。眼看着前面就是下一节车厢的接口。显然，那正是那贼的目标。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不过今天不知道是不是那贼走背运，眼看着就要跑到车厢的尽头，突然一个黑人站出来阻住了他的去路。

“嘿，小子，你还想逃吗？”

黑大个儿一口地道的普通话，甚至还带着点本地的音调，圆头圆脸，眼睛不大，头发很短，嘴唇厚且黑，牙齿雪白，上身是肥大的橙色T恤，下身是同样肥大的牛仔裤。身材又高又壮，往那一站如一座黑铁塔一样。

“不想死就让开。”那贼完全没有预料到会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拦路者，眼看着就要被擒，一伸手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短小的匕首，冲着挡路的黑人声色俱厉地吼着。

高远在车尾，只能看到那贼的背影，又瘦又小，听着嗓音尖细，年纪似乎不大。

“小子，我劝你还是乖乖地束手就擒。”黑大个儿虽然面对一把锋利的匕首，但却显得镇定自若，竟然还转头向身边一人炫耀道，“嘿，你觉得我这个成语用得怎么样？”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失主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方脸，眼长而狭，鼻梁高挺，戴着一副黑框窄款的眼睛，看到那贼被堵住，大喜，怒火熊熊地冲过去，但发现对方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时，便是一怔，随后立刻停住

了脚步。

“谁能帮我抓住这个小偷，我给他一千块钱。”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在手中挥舞，立刻又有三名身材高大的男人站起来，围住了小偷。为首的是一个有着长脸招风耳满脸横肉的粗豪汉子，目光凶恶，脖子上戴着一根筷子粗细的金色链子，上身穿着黑色的两股筋紧身背心，肩膀处隐约露出青色的文身。

那贼发现自己似乎陷入到难以逃脱的境地，持着匕首游移不定，满脸惊恐之色。

僵持了片刻，那贼终于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脸上厉色尽退，一边把从怀里掏出的一个黑色皮夹子扔还给西装男子，一边苦着脸哀求道：“放我走，我把东西还给你。求求你，我不想进监狱。”

西装男接过钱包，查看了一下，顺手揣进西裤口袋，双眼微眯，脸上尽是阴狠的笑：“年纪轻轻做什么不好学做贼，等着警察来抓你吧！人渣！”

他话音刚落，车厢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灯光也不断地闪烁着。广播里传出断断续续的声音，伴着嗞啦嗞啦的噪音，没有一句能听得清楚。随后广播中断了，紧接着前方的车厢发出一阵刺耳的金铁交鸣。车轮和铁轨间的摩擦声尖利得几乎刺穿耳膜，列车的速度瞬间变得极快，所有的乘客都不由自主地向车尾倒去。

闪烁了几下之后，灯光终于彻底熄灭了。但车厢里却并非一团漆黑，而是蓝荧荧的一片，梦幻得仿佛是行驶在湛蓝的海底。

那是一团湛蓝湛蓝的电光。

高远的位置正对着窗玻璃，他看到外面的隧道中赫然出现无数密如蛛网般的电光，那些电光如同碧蓝的海浪一样层层裹挟着车厢，拉扯着，仿若要把它拖向漆黑的深渊。

车厢中刺耳的尖叫声此起彼伏，但却仿若卡住的碟片一样被拉得无限长。时间似乎突然被定住，接着又骤然恢复，车厢陡地倾斜，随后天旋地转，连续不断的撞击声叠加在一起，宛若惊雷。车厢里的乘

客如同骰盅里被不断摇起的骰子，上下抛飞，左右撞击。

高远一直死死地拉着身边的立式扶柱，他觉得自己好像成了一根面条，被外力扯着绕着那立式扶柱做出各种动作。他想就算是世界顶级的钢管舞舞者也做不出他那么高难度的动作。有那么一瞬间他几乎要松开手，任巨力把他扯走，但当他看到一个被抛飞过来的乘客的脑袋在坚硬的车厢上像一个从高楼坠地的烂西瓜一样摔成一摊之后，他决定就算死也不松手。

车厢在隧道中不断地翻滚着，在黑暗中拖出无数迸射四溅的火花。短短的几十秒钟，高远度日如年。天知道为什么他的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如此清醒，他甚至想到如果死不了的话，如何向别人描述自己所经历的惨剧。时间似乎时慢时快，就如同对一盘录影带不断地慢放或快进。慢时高远甚至能看清眼前一部手机抛飞的轨迹，手机是翻盖款式，上面还带着一根银色的手机链，快时眼前一片模糊，所有的光线都连成一条条诡异的七彩光带。很快，车厢破裂了，一块锋利的铁皮旋转着飞过来，划过一个胖女人的脖子，一个瘦男人的肚子，最后割掉了一个年轻女人的半边脑袋。浓稠的血液“哗”的一下泼出来。随后，更多碎裂的铁片和车厢外崩进来的碎石怒射向车厢中乱滚的乘客。有人被乱石砸碎脑袋，有人被铁片穿透胸膛，更有甚者被从破开的车厢中甩出去，直接在隧道壁上撞成一摊血泥。

高远不知道自己会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会像那个被割掉了一半脑袋的美女，或者是摔成一摊血泥的老大爷。他此刻只是想这个过程快他妈结束，无论生死。就在他无比痛苦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嘶吼着响起：“别让他死。”

他正要转头，一个巨大的行李箱子呼啸着砸在他的脑袋上，然后所有意识均告消失。

高远想到这儿激灵一下打了个寒战，难道是自己的幻觉吗？可是自己却记得如此清楚。如果不是幻觉，究竟是谁在他耳边说的那句

“别让他死”，“他”究竟是谁？是男的还是女的？为什么要“不让他死”？“他”难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他正绞尽脑汁地想着，突然听到左近似乎有一个微弱的求救声。

“救命！”

那声音闷闷的，好像被一床棉被蒙着，微弱的风大些就能吹散了，不过距离倒是不远。

“是谁？”

“快来救我，这家伙实在太重了，我要被压死了。”

“你坚持住，我来帮你。”

高远强忍着疼痛爬起来。刚刚站直身体，眩晕和强烈的呕吐感立刻凶猛地涌上来，他紧闭着嘴，用鼻子深吸了几口气才将呕吐感压下去。但没想到的是，吸入的空气让他刚刚压下去的呕吐感又翻涌上来。

难以形容那是什么样的味道，刺鼻的血腥味和尿尿的恶臭，以及呕吐物的味道互相交杂着弥散在这狭小的空间中。还好车厢的玻璃大多均已破裂，加上隧道中不时有风吹来，才不至于令人窒息。

环顾四周，整个车厢都陷入一片黑暗之中，绝望的求救声、凄惨的呼喊、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偶尔有几处微弱的光亮，那是已经恢复行动的乘客在凭借手机的光亮搜寻幸存者。

“救命，快点，我不行了！”那人急促地催促着。

高远摸索着向那声音的源头走过去，只走了几步便被一个圆滚滚的身体绊倒，万幸手机还在，他哆哆嗦嗦地掏出来，摁亮屏幕，面前是一个胖子的面孔，双眼翻白，满脸鲜血，左太阳穴处插着一块锋利的铁片。

高远下意识地往后退，手却又按在另一具扭成麻花状的女性尸体上。

“来了，来了。”高远听到自己的声音颤抖得像一根正被拨动的琴弦。

那胖子的尸体已经有些僵硬，沉重得像一块巨大的花岗岩。高远用尽力气才把他拖开。露出下面的一具脖子扭断的女人尸体，那女人睁着一双很大的眼睛，只是眼眶中不见瞳孔全是死气沉沉的眼白，看着无比恐怖。高远心中发怵，把衣服翻上来盖住她的脸，扯着肩膀把她拖出去，这才看见下面被压着的家伙的一双腿。

被压在下面的倒霉家伙，身上一共有6具尸体，四肢和身躯都被纵横交错的尸体压得严丝合缝，当高远拖开第三具尸体的时候，他这才有力气挣脱其他几具尸体，从下面爬了出来。

“你没事儿吧？”高远看到那人的面貌就有些发愣，竟然是那个车祸前拦住小偷的黑人。

“没事儿，咳——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黑人坐起身来，一边大口呼吸一边咳嗽连连。

“车祸，”高远回答，然后发现自己脚下踩的是地铁的车顶，又补充了一句：“翻车。”

那人伸手在身上摸索着，发现手脚俱全，这才吁了一口气，语速极快地说了一长串外语，然后向高远伸出手，咧嘴笑道：“嘿，兄弟，多亏你了，不然我今天就交待这儿了。”

高远伸手和他握了一下，笑着说了声别客气，心中感叹这老外的汉语说得真是太好了。就刚刚那几句话前音尾调的高低变化和儿话拉长音竟然和本地人一模一样。

“我叫奥菲玛塔·奇内都，尼日利亚人。大家都叫我老黑或奥菲，你叫什么名字？”

“高远。”

“喂，你们两个有时间聊天，不如过来帮忙。”

高远听出来是刚刚那个女子的声音，伸手拉了正要站起来的奥菲玛塔一把，用手机照着路，向那女人的方向走去。手机的光亮不太足，但在漆黑的车厢中却明亮得如同海面上的灯塔，高远只是大略用手机向前照了照，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光线所及之处都是纵横交

错的尸体，以及破损得相当严重的车厢。

奥菲玛塔跟在高远的身后，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语气低沉哀伤，不是英语也不是汉语，高远猜测应该是他们尼日利亚当地的语言，虽然听不懂什么意思，但根据语气判断应该是祈祷或者哀悼之类的话语。

几十步的距离，两人走得倍加艰难。当高远走到那女人身边的时候便是一愣，没想到竟然是车祸前那个奇怪男人身边站着的女子。怪不得刚刚恢复意识的时候觉得面熟，直到这时才对上号。

“我叫杨晓，你们叫什么？帮我压着她的腿。”女人正在救治一名伤者。看到高远两人过来，她指高远，然后又指奥菲玛塔，抬头道，“你帮我拿着手机，别让灯光熄灭。”

高远和奥菲玛塔分别说了名字，然后一人按着腿，一人拿着手机照明。

伤者是个中年女人，正哭得死去活来。她的小腿折断了，白色的骨头穿透肌肉从裤子里钻了出来，血不断地喷涌着，可能伤了动脉。杨晓似乎是个医生，手脚麻利，告诉高远如何按压之后，就俯下身用嘴在女人的裤腿处扯开一个缺口，露出女人被鲜血糊满的白嫩大腿，接着用手将那截骨头努力地压回去。

高远看得心惊胆战，手虽按着女人的腿，脸却别过去，借着奥菲玛塔手中举着的手机亮光，他看到眼前不到一米的地方趴着一个死去多时的男人。后背插着一大块锋利的铁片，手臂扭转着，似乎已经折断，手掌枯瘦，只有四根手指，缺失的拇指齐根断掉，时间已久，只留一截参差不齐的肉茬，仿佛被什么东西咬掉一般。高远心里猛地一跳，因为他发现那死去的正是车祸前站在杨晓身边的奇怪男人。

“为什么救援的人还没到？”高远问。

根据手机上的时间推算，从车祸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0分钟。

“不知道，这里没有信号，急救电话也打不通。”杨晓一边努力地扎紧伤者大腿根部的布带子，一边回答，“好了，可以松开了。”

杨晓说完，用一块沾满血的布擦了擦手，和声细语地安慰了那个受伤的女人，然后站起身来对高远说：“往那边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幸存者。”

高远点了点头，站起身，随着杨晓一起向车厢的另外一头走去。

手机的灯光晃过每一具躺在车厢里的尸体，他们或者残肢断臂或者骨断筋折，或者头破血流或者身体被扭转成不可思议的形状。死神仿佛是一个顽劣的孩子，把每一个生命都当作玩腻的布偶，任意拉扯、撕裂、破碎、扭转……大摊大摊的血迹涂满了车厢的各个部位。

直到这时，高远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

杨晓不断地俯下身去检查那些分明已经死亡的乘客，颈动脉，瞳孔，心跳……每一项都不漏过。

“他们都已经死了。”高远看着杨晓徒劳地检查着，忍不住劝道。

“不一定，有时候人体在极端状态下会陷入假死，你们非专业的可能看不出来。如果施治得当，就能挽救回一条生命。”

杨晓气喘吁吁地说着，灯光晃动间，高远看到她额头都是汗水。

既然检查并非高远所长，他就掠过那些纵横交错的乘客尸体，直奔向车厢的尽头。奥菲玛塔显然也不想去碰那些恐怖的尸体，也跟在他后面走过去。

高远记得他所在的车厢是车尾部，但看着眼前结实的铁门，显然这边不是连接部。两人费尽力气打开已经有些变形的门，门后果然是尾部驾驶室，挡风玻璃破了一个大洞，碎裂玻璃参差不齐，宛如怪兽狰狞的巨口。

奥菲玛塔率先走进去，高远跟在后面。两个人在逼仄的驾驶室里搜索了一遍，除了一个充电手电筒和一把铁柄消防斧外，一无所获。高远把消防斧交给奥菲玛塔，自己拿着手电筒，打开开关却没亮，他骂了一句脏话，用手拍了拍，一道笔直刺眼的光束陡然射出，宛如一柄光剑。

电筒的头部正对着挡风玻璃上的洞，所以那光束得以毫无阻隔地插进漆黑如墨的隧道中。高远沿着那光束望去，浓重的墨色仿佛被那光柱搅动，纷纷向后退去，但那光柱却终归无法突破无边无尽的漆黑，在不知多远之外被黑暗所吞噬。

“这下好了。”高远一脸欣喜，顺手将电筒转向门口。但就在他改变方向的一刹那，眼角的余光似乎捕捉到有什么东西突然从视线尽头的隧道中闪过。

高远立刻将手电筒再照回那个方向，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怎么了？”奥菲玛塔不解地问。

“没事儿，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可能眼花了。”高远揉了揉眼睛，从极黑暗到极明亮，如果转换过快，确实会出现眼花的情形。

两人转身出了驾驶室，却见杨晓正抱着双腿坐在车门边。身边是两具尸体，显然是一对情侣，因为他们即便死了尸体还一直相互搂抱着。高远用手电筒仔细看了看，一根折断的扶柱从男人的后背插入，穿透身体之后又贯入女子的胸膛，直接将两人串在一起。相比那些或者开膛破肚，或者断头腰斩，或者扭成麻花，或者碎成肉泥的死者来说，他们的死状已经相当幸运了。

高远以为她累了，走近却发现杨晓正在低低地哭泣。这个发现让高远有些尴尬，哄女孩可不是他的长项，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却又不好什么都不做。他求助地望向奥菲玛塔，但对方却无奈地耸了耸肩。

迟疑了一下，高远硬着头皮俯下身，轻轻地拍了拍杨晓的肩膀。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他还想继续说些安慰的话，但却被杨晓打断。

“那是我老公。”

高远愣住，下意识地反问一句：“谁？”

杨晓伸手擦了擦脸上的泪水，指了指面前那两具尸体中的男子。

高远仔细看了看那两具尸体，脑海中蓦然闪现出车祸前的情境，

心中恍然，原来是那对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的情侣，怪不得当时杨晓一副心伤若死的模样。

奥菲玛塔虽然一直没说话，但却看明白了情况，哑了哑嘴，摇头劝慰道：“大妹子你节哀顺变，别太伤心，这负心男人死了就死了吧。”

高远默然无语，原本组织好的安慰语言一时全都忘到脑后。斜看了黑大个儿一眼，心道自己竟然还不如人家一个老外会说话。

正在他心中暗自惭愧的时候，车厢的另一头突然发出了一声女子的凄厉惊叫。那声音尖利刺耳，似乎是看到了最恐怖的景象，饱含着莫可名状的惊骇，以至于令车厢中的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立刻，能行动的乘客都向发出声音的另一边跑去。

高远和奥菲玛塔对视了一眼，后者立时拎着消防斧奔向车头的方向。

杨晓却依然沉默地坐在那里，仿若未闻，高远虽然非常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忍着没动，而是依靠着车厢壁坐在杨晓的身边，“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赤脚下河摸鱼，脚底板被树枝扎了很深的一个洞，出了好多血，我疼得大叫，爷爷就让我屏住呼吸，说这样就会感觉不到痛。我就照着做，果然变得不是很疼了。后来我每次遭遇到疼痛的时候都会屏住呼吸，因为当你发现憋气憋得快要窒息的时候，那些疼痛就会退到次要的位置。如果你心里真的很痛的话，不妨试试这个方法。”

杨晓依旧沉默，高远发现她并未按照自己说的去做，便有些沮丧，侧着脸看过去，昏暗的光线中，他隐约发现杨晓满脸泪痕，心下就一颤，张了几下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片刻之后，高远败下阵来，吐了口气，说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能做的就是接受和坚持住。”

高远话音刚落，杨晓陡然站起，伸手用力抹去脸上的泪痕，看了一眼身旁那两具尸体，坚定地说道：“走吧，去看看发生了什么